

● 科学与人文

“两种文化”：并存还是消亡？

[法] 让-马克·莱维-勒布隆

雷亮译

理解科学今日之处境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过去数十年间我们所经由的道路做一番回顾。当回想起三十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研究者时的情形,我深为当年我们都如此乐观而感到惊讶。那时,我们坚信科学能很快解决科研领域中的前沿学科——比如粒子物理学——所面临的所有严肃理论问题;而且我们也丝毫不怀疑科学有能力解决那些困扰着人类的严重的具体问题(当时正是“对癌症宣战”的年代);我们还确信科学能够无限地发展,从而不断地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质资源。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只是一种谬见。科学正遭受着字面和比喻双重意义上的“信用损耗”(loss of credit),在其政治与经济支撑日渐削弱的同时,它的文化声望也遭人抨击。学院式的科学话语得意洋洋的自满已经让位于对灾难忧心忡忡的预言,各种不确定性正在威胁着科学的未来,而我们的做法却是一方面指责政治家(“因为他们不理解——或不再理解?——基础研究在经济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又在批评公众(“因为他们向那些质疑科学知识在我们文化中重要地位的反科学和反理性思潮的新波动投降”)。

于是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热切恳求科学文化有更广阔、持续的发展,并呼吁媒体、教育系统和研究者为了这一目标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较之过去,这种努力表现了一种进步,因为以前科学家普